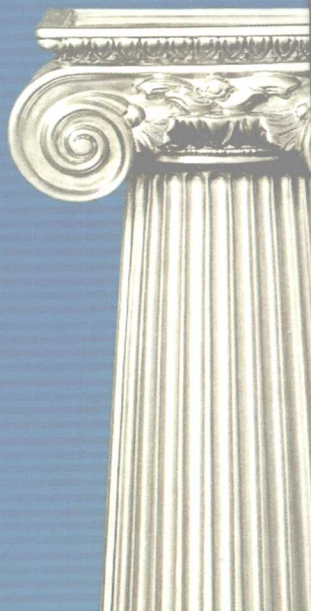


邱华栋
著

文坛高峰对话



顾彬
朱大可
残雪
阎连科
张悦然
刘震云
莫言
贾平凹
王朔
林白
李敬泽
王蒙
刘心武
蒋子龙
从维熙
刘恒
李洱
石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NJIANG ROAD NANJING 210014

——文坛高峰对话——



中国文联出版社

邱华栋 著



文坛高峰对话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高峰对话 / 邱华栋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99-2890-6

I. 文... II. 邱... III. 文化—中国—文集 IV. 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229 号

书 名 文坛高峰对话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90-6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邱华栋

提问、倾听与言说，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使我了解了很多作家的想法，促使我自己性格随和并且善于说话，而且也很善于察言观色，或者活跃气氛。这本书就是这十多年来的一些对话、提问、回答和演讲的精选。

我经历这几个角色的转换——访问者、对话者、被访问者和演讲者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多种声音和多重人格，都有表现。在这几种角色的转换当中，在对话的持续和纷繁当中，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处境，已然被揭示了出来。因为这些参与提问和对话的人，都是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他们的回答和说话，一定是有些参考价值的。

说话是一种口语，亲切生动，信息量很大，容易使人觉得亲近，我期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读者了解这些说话者作品之外，他们的另一种面貌。

目 录

- 我内心里有一个呼救声——顾彬访谈录 / 1
- 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心灵的力量——朱大可访谈录 / 9
- 内心的冲动促使我不断创新——残雪访谈录 / 12
- 写作是一种偷盗生命的过程——阎连科访谈录 / 15
- 黑暗的东西素来对我有着吸引力——张悦然访谈录 / 24
- 大气磅礴的人与书——莫言访谈录 / 27
- 写作是重体力活儿——贾平凹访谈录 / 32
- 小说的炼金术——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访谈录 / 38
- 即兴的回答——林白访谈录 / 42
- 黄河怎么废了——徐庄访谈录 / 45
- 复活的大陆——王蒙访谈录 / 49
- 文化可能已鞠躬告退——刘心武访谈录 / 56
- 文学应该对当代发言——蒋子龙访谈录 / 63
- 重要的在于坚守阵地——从维熙访谈录 / 68
- 徘徊在文学和影视之间——刘恒访谈录 / 75
- 漫游、爱与写作的福音——莲子访谈录 / 81
- 北京的风很大——睢安奇访谈录 / 90
- 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刘心武、邱华栋对话 / 97
- “文革后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式——李冯、邱华栋对话 / 108
- 从《看上去很美》谈起——邱华栋、张英、王朔、刘震云对话 / 115
- 挑战精神想象力——刘震云、梁左、关正文、邱华栋对话 / 125
- 有关前卫艺术和城市文学的谈话——王晋、新谷秀明、野知润一、邱华栋对话 / 130
- 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李大卫、李冯、邱华栋、李洱、李敬泽对话 / 147

- 传统与语言——李大卫、李冯、邱华栋、李洱、李敬泽对话 / 161
日常生活——李大卫、李冯、邱华栋、李洱、李敬泽对话 / 171
想象力与先锋——李大卫、李冯、邱华栋、李洱、李敬泽对话 / 184
幸福在哪儿发生——石康、邱华栋对话 / 196
漫游与定居——邱华栋、赵波对话 / 200
中间代：是不是新一轮新诗歌运动——邱华栋、叶匡正、安琪、臧棣对话 / 210

附录：

- 不能卸妆——郭素平访问邱华栋 / 214
在感悟城市中回望历史——马季访问邱华栋 / 230
和电影缠绵——阿琪访问邱华栋 / 242
中国当代小说三十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 255
小说的大陆漂移——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世界小说 / 273

我内心里有一个呼救声

——顾彬访谈录

邱华栋：您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了吗？

顾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我说的准确的话，应该是“卫慧、棉棉这样的‘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因为，她们的作品一度在欧洲卖得特别好，让西方一般的读者以为，这就是能够代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直到现在我依然要说，她们的作品是垃圾。

邱：我在《东方瞭望周刊》上看到你接受采访，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中国诗人在一起可以谈很多文学问题。而和中国当代小说家们在一起，就是吃饭、喝酒，他们从来不谈文学，我和中国作家无话可说。”——您为什么这么说？

顾彬：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一定是记者的误解。如果有人这么以为，我想通过你表示歉意。实际上，我的确是和很多中国当代诗人有话说，交流融洽。但是和小说家交流的少。可中国小说家肯定不光在吃饭、喝酒，他们也在写作，对不对？是记者歪曲了我的意思。我还是和中国作家有话可说的。

邱：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

顾彬：说来话长了，最开始，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的兴趣在研究唐诗和唐代的传奇等等。1974年至1975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一年，在我的老师的引导下，我才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很有意思，知道了鲁迅、茅盾、巴金等等作家，我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欧洲也对当时的中国很有兴趣，很想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我的研究兴趣就转到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上了。

邱：您对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作家，比如对鲁迅等，有何评价？

顾彬：鲁迅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文学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不光属于中国，他还属于 20 世纪世界文学。他的思想、文学和文化研究，不光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我觉得他对西方，比如对于德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作家、思想家，他的一些思想对欧洲文学也可以产生影响和启示的。

邱：对其他现代作家，您如何评价？

顾彬：比如茅盾，我很喜欢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至于他的长篇小说，是有些问题的。老舍的小说也很好，很朴实的现实主义。当然，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也很好。沈从文的语言很好，巴金的小说语言不是很好，但是，他当时通过《家》、《春》、《秋》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问题，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现在看来仍有意义。张爱玲的作品非常难以翻译成德文，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她的小说中只有一个《倾城之恋》容易翻译成德文。1949 年之后，她用英文写的《秧歌》，我认为和老舍的《茶馆》一起，是 1949 年至 1978 年之间最好的中国文学。我还很喜欢萧红，我把她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德文。丁玲在去延安之前写的一些小说很有意思，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很有意思，她通过女人的角度，描绘了那个时代中国女性的处境，很好。不过，我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和评价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过去我给巴金的作品写了很多的文章，但是，现在，是不是他没有我当初认为的那么重要了？对于中国的现代和当代作家，我的评价在一直变化，这使我自己感到了很大的困惑。

邱：您对 1919 年至 1949 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们如何评价？

顾彬：我在 1985 年翻译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 20 世纪诗歌选》，介绍了很多中国 20 世纪的诗人给德国读者。一直到今天，到 2008 年，这本书还在不断地再版，被电台播音节目朗诵，影响很大。我收录的诗人包括了郭沫若、徐志摩、冯至、冰心、卞之琳、戴望舒、毛泽东、艾青、李瑛、贺敬之、郑愁予、北岛、舒婷、顾城等等。对于这些诗人，几十年来，研究者的评价是有很多的变化和起伏的，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就有高有低，对冯至的十四行诗，我很喜欢，可是，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诗歌体裁，他写的这些十四行诗，算很好吗？对于卞之琳，我过去的评价是高了还是低了？一度我很拿不准。

邱：冯至和卞之琳最近一些年的地位迅速上升了，您的判断很准确，他们的确是重要诗人。

顾彬：那我就感到安慰了。再比如，毛泽东的诗歌有着一种气魄，可是有一种说法说这些诗歌可能，有文人帮助他修改了。那么，现在怎么来评价他的诗？还有冰心，她的一些小诗看上去很简单，可是，她的语言很纯净，很美，是真正的白话诗，鲁迅、胡适的白话诗，都不如冰心的。但是冰心的作品不多，她的文学地位现在似乎在下降。还有郑愁予，他算是中国诗人还是美国诗人呢？因为他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呆了一些年，长期在美国生活了。我过去对李瑛和贺敬之的诗歌的介绍和评价太高，现在也做了一些修正。对这些诗人的不同时期的评价，在我的内心里造成了困惑，甚至是痛苦。

邱：您现在还继续进行中国 20 世纪的诗歌翻译和研究吗？

顾彬：当然，我还很想修订我的那个德文本的《中国 20 世纪诗歌选》，因为很多当代的中国诗人也很好，比如西川、翟永明等等，都应该收进去。所以，我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诗歌翻译：《后朦胧诗歌选》的德文翻译工作。我还在翻译北岛的第四个德文诗集、杨炼的第三本德文诗集。

邱：您同意一般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划分，是以 1949 年作为界线的吗？

顾彬：我不太同意这种划分。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从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作为一个起点。从 1942 年到 1978 年，算是一个阶段。因为毛的讲话改变了很多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的创作方向。这样的影响一直到了 1978 年，才有了变化。

邱：1949 年以后，一直到 1978 年之间的文学，您认为哪些是值得一提的？

顾彬：我刚才说了，张爱玲的《秧歌》，老舍的《正红旗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好，其他的就不要提了。

邱：那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呢？

顾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邱：好吧。那我们来谈谈 1978 年到 2008 年之间的中国当代文学。您认为哪些小说家值得重视？

顾彬：我阅读了当代很多中国小说家的作品，我熟悉他们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在不断地变化。比如格非，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很好，像《迷舟》，语言和小说的意识、形式都很好，但是，他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我就不很喜欢。在这个长篇小说里面，他写了太多的人物，小说的形式又很没有新意。因为他驾驭那么多人物，反而使得小说不成功，变成了一种历史写实主义的东西。西方当代小说，很多就一个、两个主人公，没有那么多人物的小说了。情节和故事，在欧洲当代小说家那里，是很次要的事情。再比如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故事很不好，很有问题，但是，他要表达的一种人道主义是我欣赏的，我很感动这一点；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他讲的那个编造的故事。还有一些作家的语言不好，比如张洁、张抗抗等，1980年代她们出现的时候，小说的语言就不好，可是，我还不能仅仅从语言上来判断她们的价值高下，因为她们的作品有一种女性的声音在里面。王蒙的早期短篇小说很不错，不管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是《坚硬的稀粥》，都很不错，可是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比如《季节系列》就不那么重要了，语言也没有节制。

邱：你怎么看待贾平凹、莫言的作品？

顾彬：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莫言的小说，早期的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距离太近了。

邱：可是莫言最近的一些作品在结构上和小说的形式上，向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吸取了很多经验，非常好。

顾彬：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很多都僵死了，没有意义。吸取古代中国小说的营养有很多办法的，可是形式已经僵死了。

邱：残雪呢？

顾彬：你不觉得她太模仿卡夫卡了吗？

邱：我不觉得，我觉得她有着摆脱卡夫卡的非凡创造力。

顾彬：一个小说家最好不要让别人看到其他大师对他的影响。这个过程应该是吸收、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

邱：那王安忆呢？苏童呢？阿来呢？您怎么看这些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

顾彬：他们都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王安忆在讲故事，苏童也满

足于讲故事,他的一些小说其实就是剧本一样的故事结构。阿来也是这样,都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

邱:那么,您觉得现在来判断一个好的小说家,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顾彬:首先就是语言,一个小说家的语言不行,那一切都不行。语言呈现出一个作家最丰富的、复杂的、有创造性的力量。而且,讲故事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小说发展历史上,早就过时了,故事的时代完全过去了,一定要从心理的方向去写人,才是一个现代小说家的作为。

邱:讲到语言,我觉得苏童的语言很好,很多短篇小说的语言纯粹而透亮,我是编辑出身的小说家,我发现李锐的小说语言虽然很干燥,但是废话很少,很难从他的小说里面删掉一些东西。

顾彬:是吗?那我倒应该再读读他们的东西了。

邱:另外,故事从来都没有在小说里死掉,即使看上去没有再讲故事的小说也在讲一个故事。您说小说不能讲故事,能再说细一些吗?

顾彬:语言绝对是小说第一重要的,我对小说的内容不感兴趣。小说的故事相对小说的语言,就是太次要的了。因为,你看看,每天,现实的生活、社会都在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给我们讲述各种离奇的、千奇百怪的故事,你要是给我讲故事,你能讲过这些新闻媒体吗?绝对不可能。因此,小说家讲述的,应该是一个人面对这个充满了离奇和古怪故事的时代的心理感受,而且必须要用一种有创造性的语言来讲述。讲故事,早就过时了!

邱:和您对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评价相比,您似乎对一些当代的中国诗人评价很高,可以这么说吗?

顾彬:那是因为中国当代的一些诗人他们达到了我所说的“世界文学”的高度,成为了当代世界文学的重要部分。比如北岛、顾城、多多、杨炼、翟永明等,都很好,他们的诗歌已经属于世界文学水平的东西了。很多诗人的作品我非常喜欢。比如多多的诗,我在用眼睛阅读的时候,并不能完全感觉到他的诗歌美妙。可是,当我有一次在乌鲁木齐,用耳朵听到了他自己朗诵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啊,这是一首多么好的诗!所以,多多的诗歌有音乐性,最好用耳朵去听。还有翟永明,她的诗歌创作分成了好几个阶段,比如早期的“女人系列”、“咖啡馆系列”,一直都在不断地变化,2000年之后,她的诗越写越

好,甚至有一种从原来的女性视角脱身出来,反观自我的嘲讽,这很好。西川的诗歌也达到了难得的语言的微妙和复杂的地步。很少有中国诗人可以像他那样做到这一点。

邱:西川当然是非常好的诗人,也是我的朋友。可是,在我看来,西川后来的诗越来越没有人味儿,变得从语言到语言,从文本到文本,人间的烟火气息很少,有的作品甚至就是空洞的语言游戏。您认为呢?

顾彬:不,他的诗抵达了丰富和复杂的语言深处的美妙。

邱:您对韩东和于坚的诗怎么看?

顾彬:我正在读他们的作品。

邱:谈到中国当代小说家,我想起来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远香近臭”。就是一旦一个人物一个东西,距离现在的时代远了,就香了起来,就美好了起来。所以,在谈到当代作家,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您那么喜欢萧红,可是在在我看来,迟子建的小说早就超过萧红了,与其说我们喜欢萧红,不如说我们是同情她的悲惨命运罢了,她的小说远没有那么好。我还认为贾平凹的小说就不比沈从文的小说差,至少,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就比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好。还有,我看不少当代小说家,刘震云、余华的小说至少比郁达夫的小说好吧。现代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像莫言和残雪这样奇崛的、可以和当代世界小说大师比肩的作家。而我们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评价太高了,对当代作家的评价过低了。您还在推波助澜,同时媒体也需要这样的新闻。

顾彬:那要看我用来评价当代小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参照系了。鲁迅肯定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是最好的。你要问我的文学评价的参照系是什么,我告诉你,既是从古代到现在的中国文学史的判断,也有欧美一百年以来的当代小说的发展,这些,都是我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尺度和参照。我的参照系很宏阔,很大,所以会比较苛刻,不留情面。我主编的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从今年开始陆续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邱:我听说了这套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了两卷,它的体例很独特,好像是分文体编选的?

顾彬:是的,分为诗歌散文卷、长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游记卷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等不同的分卷。这是我们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

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可是，我在研究 1949 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我的怀疑就越来越多，比如，很多中国学者就告诉我，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如中国古代文学，最后，他们告诉我，您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学呢？您应该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学问。

邱：那您为什么没有转行去研究中国哲学呢？

顾彬：我的兴趣首先在文学研究。我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我写诗歌、写小说，我还是德国一个地区的作家协会的主席。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我写了很多文章，只是没有结集而已。关于中国的古代文学，我写过《中国古典诗歌史》，从《诗经》一直研究到了清朝末年的中国诗歌。我还写了一本《中国散文史》，是从唐朝、宋朝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一直到明、清的中国古代散文，我都做了细致的研究，我读这些中国古代散文家的作品，真的是很喜欢啊，真的是太喜欢了，我简直就是看不够，怎么读都读不够。我还在写《中国戏曲史》，主要是关于元代杂剧和明代一些戏剧、戏曲的研究。这些构成了我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很重要的部分。

邱：我觉得当代德国也没有特别好的小说家。我们中国读者熟悉的，还是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这些二战之后崛起的作家，作为一个同时是诗人和小说家的文学研究者，您对他们以及对当代德国小说家怎么看？

顾彬：君特·格拉斯的德语水平不算很高的，他其实是一个政治家，他敢说，敢于对当代的德国政治进行批判。在这一点上，我很羡慕他，也很尊敬他。但是，他的语言不是很好的，他也在讲故事，他讲的是荒诞的故事。因为现实的政治也很复杂。我认识的另外一些德国作家，他们可能在中国没有名气，但是他们不去搞政治批判，他们知道怎么写现代小说，他们的语言非常精妙，精妙到了你不能删掉一个句子的地步，德国有这样的小说家。

邱：现在还有一批叫做“80 后”的年轻小说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您怎么看他们的作品？

顾彬：啊，我的精力很有限，关于你说的“80 后”作家，有的中国教授告诉我，现在他们根本就不成熟，还不到认真关注和研究的时候。另

外,有人塞到我的手一些他们的畅销作品,老实说,我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没有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邱:您是德国最重要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也是非常有名的汉学家。您对中国文学、文化和哲学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有大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和您谈话,我发现很多报纸杂志上对您说的话都断章取义了。可是为什么您最近频频发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判声?

顾彬:说实话,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还是客气的、小心的、温和的。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文化都不屑一顾,他们很轻视。而我最近三十多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我发现我自己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我的内心里出现了一个声音,一个呼救的声音。救救我的声音。

邱:我感到吃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呼救声?

顾彬:就是对我自己的怀疑,对我三十多年来,对中国现代,尤其是当代作家研究的怀疑,导致我的内心出现了这个呼救声。可是,没有人救我,我可以说是——

邱:痛苦?

顾彬:对,用痛苦这个词来形容,很准确,我感到了痛苦,但是没有人救我。这当然是我自己的事情,主要在于我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评价一直在变化、在游移、在起伏,随着时代的变化,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也在变化。比如,冰心的小说我原来不喜欢,可是后来我就很喜欢。她的那些小诗我也非常喜欢了。所以,对于很多当代的小说家的评价,比如对王安忆、虹影的评价,对很多小说家的评价,我说的,都不是最后一句话,我还在路上,对的,我在路上,我的看法会改变的,这是因为,我的内心里一直有着一个呼救的声音。这个呼救的声音促使我不断地自我拯救,在一种痛苦中,将中国文学的研究进行下去,进行到底。

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心灵的力量

——朱大可访谈录

1. 大学时代就读过你的那本《燃烧的迷津》，现在，你如何评价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的处女作，我从情感上还是喜欢它。但其中部分文章只是稚拙期的产物，未来的研究者只能视其为一种历史的产物。

2. “酷评家”作为对你的称谓之一，你喜欢吗？

这顶帽子挺好。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3. 你对鲁迅和胡适怎么看？

我早就说过，鲁迅是伟大的独立知识分子，我对他的敬重不可动摇。但他的晚期陷入了精神的绝境。如果不指出这点，甚至把这种病症当作一种伟大品质，就会误导民众。胡适是鲁迅的一个反转的镜像，他的理性和宽容显示了另一类卓越的品质。但毫无疑问，这两类知识分子，都是中国所短缺和需要的。

4. 你对张爱玲怎么看？

一个才华横溢的上海女人。她向我们示范了殖民地自由市民的精神状态，由此成为现代小资女人的典范。但她的文学成就一直处于不正常的涨落状态——不是被人蓄意贬低，就是被人刻意高估。

5. 对沈从文如何评价呢？

一个性情温存到了懦弱程度的文人，他的书写几乎都是对乡村的记忆，这从另一面显露了他对现实的恐惧。但这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乡土作家的敏感灵魂。沈从文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源代码。几乎所有后起的乡村叙事，都是对他的仿写。在这个意义上，沈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乡土文学之父。

6. 对1949年到1978年的文学创作，你怎么看？

绝大多数作品没有文学价值，只有人类学价值。

7. 1978年到2008年，你认为有没有你评价高的作家？是哪些人？
我只想提那些被文学史低估的作家，比如多多、海子、北村等等。

8. “80后”作为一个最年轻的创作群体，他们引起了你的注意了
吗？你如何评价他们中的一些人？

他们的作品我看得不多，但他们的市场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文学转型的一代，他们第一次把文学大规模地送进了市场的天堂。

9. 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现在如何评价它的意义？

朦胧诗的代表不应该是北岛。北岛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朦胧诗是毛时代语境下的中国诗歌的一次自我复兴运动。它为日后的文学复兴提供了精神和话语的双重原料。

10. 你关心的似乎早就超出了文学，延展到社会学、哲学和文化研究，你最关心的中国当代问题是什么？

除了文化，还是文化。

11. 你的文风非常独特，你是如何形成了现在这样漂亮的文风的？
有一点天分，但主要是对汉语书写的近乎偏执的热爱。

12. 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疏离、各自保持独立性，又彼此倾听。

13.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些？

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很多被误导的领域。比如四大名著就被高估了。但另一方面，《三言二拍》、《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和《镜花缘》上卷，一直没有获得必要的重视。在我看来，这“四大不名著”，同样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此外，庄子、李商隐、李贺和纳兰性德，都是我钟爱的作家。

14. 当代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什么？

当然是心灵的力量。作家的市侩化，就是作品精神升华的最大障碍。

15. 汉语文学的前途在网络时代是怎么样的前景？

互联网有三种功能：1. 推出大量数码作家；2. 制造大量文学垃圾；3. 湮没天才作家的泥潭。余地之死是一个例证。他的诗歌起于互联网，又被互联网口水所淹没。互联网既是滋养他生长的摇篮，也是葬